

俞樾与吴昌硕的师生谊

■朱炜

近现代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但凡爱好书画者，无人不知其名。提及吴昌硕，人们总会连及到另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俞樾，两人不独有同乡之谊，还有师生之谊。

1872年，28岁的吴昌硕负笈杭州，入诂经精舍，拜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俞樾为师，习小学及辞章。俞樾是当时大儒，在述及学习汉字之律梁时坚持“欲通经训必先明小学，而欲明小学则岂独商周之钟鼎、秦汉之碑碣，足资考证而已，虽砖文亦皆有可取焉”。这为吴昌硕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积淀了深厚的诗文与金石学术的根底，造就了吴昌硕对石鼓文等多种篆书类型的涉猎。

吴昌硕是安吉人，俞樾是德清人，同属湖州人。吴昌硕成家后，志于立业，只身离开家乡，到杭州、嘉兴、苏州、上海等地寻师交友，刻苦学艺，杭州是第一站。吴昌硕很有幸做了俞樾的学生，得俞樾评价、鼓励、提携甚多。此时的俞樾正值学术的成熟期，自带一种大师的襟怀与名士的风度，对吴昌硕的学业和人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今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俞樾书赠吴昌硕一副对联：“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来者惟侷，非常之人。”上联出自汉司马迁著《史记》“游侠列传”，下联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款识：“昌硕仁弟雅属，曲园居士俞樾书。”

求学诂经精舍其间，吴昌硕曾呈印蜕予俞樾，得到俞樾赞许，俞樾在《篆云楼印存》题辞中认为吴昌硕此际的篆刻笔意“精妙中不失古法”，若以“神”“奇”“工”“巧”四境界论，虽“神”未易言，却已兼“奇”“工”“巧”。这对于未及而立之年的吴昌硕而言，无疑是一种激赏，对于提高吴昌硕的声望多有帮助。从1872年秋至1873年秋，吴昌硕虽曰“肄业西湖两年”，实际上只有一年，然名师的指点、教诲，同门的交流、探讨，尤其是学习氛围之浓郁而纯正，令吴昌硕获益匪浅。肄业后，吴昌硕与俞樾依然保持联系，时有过从，并终身执弟子之礼。

吴昌硕为俞樾精心刻过几方闲印，计有“曲园六十以后作”“曲园居士俞楼游客右台仙馆主人”“臣樾之印”“曲园”“俞樾私

印”等，款云：“曲园夫子大人海正，门生吴俊卿谨刻。”足见吴昌硕尊师重道、谨慎谦逊的态度。

吴昌硕壮年移居苏州，往来于江浙之间，吴云、吴大澂、沈秉成、陆心源等当时名士大多是寓居苏州曲园的俞樾介绍给吴昌硕认识的，一方面增广了吴昌硕的见闻和视野，另一方面也加固了俞樾与吴昌硕的师生情谊。

1900年秋，吴昌硕将刊刻《缶庐诗续》，求序于俞樾。俞樾欣然应允，在《缶庐诗续》序中先是叙述了诗集的成书概况，紧接着对吴昌硕近些年来诗文创作取得的成绩大为褒奖，最后流露出对弟子生活、仕途和艺术业的关心。同年12月，俞樾80寿辰，吴昌硕敬作五言长诗《曲园先生八十寿赋祝》一首，为老师庆生；意犹未尽，再作五律二首。

1903年，日本书法家山本竞山在其师日下部鸣鹤的介绍下，赴上海拜访吴昌硕。吴昌硕对山本竞山的诗书画颇为欣

赏，分别后犹有书信往来，“闻君欲作苏杭之游，是否？到苏可访俞曲园先生”，告知对方去苏州时一定要拜访俞樾。是年，吴昌硕在给苏州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鹤逸的信中还不忘记介绍山本竞山与之认识，安排见面，方便的话，带往老师俞樾处。

俞樾85岁那年还应吴昌硕属，书写了弟子撰句的对联：“待人宽几分是福；处世让一步为高。”这是俞樾、吴昌硕那代人的智慧，而这幅字亦属俞樾绝笔之一。

1907年，俞樾逝于苏州，吴昌硕哀痛万分，前往吊唁并撰挽联：“薄植荷栽培，附公门桃李行，今成朽木；名山藏著作，自中兴将相后，别是传人。”这副挽联既从自己入手，又从大处着眼，写得简洁明了。

经岁月磨砺，学养积淀，吴昌硕这块奇崛的“山石”，正如俞樾期望的，已“削觚为圆”，在印艺和性情上都去掉了生硬太甚的圭角而化身为润泽和雅的印章，在朴直方正、抱残守缺的性格中加入融通成熟、与时俱进的元素，进而登上了艺术和历史的舞台。

黑土地上的阳光——纪念老师郑艺

■朱乐峰

在雁荡山的画室里，闲来无事，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翻看了起来，郑艺老师画集里的油画代表作《北方》映入我的眼帘：画面中那黑土地上的羊群，低着头在旷野上艰难觅食，大地贫瘠而荒凉，远处天空尚有微弱尘光，只有中间一头羊孤独地仰望着遥远的前方，似乎渴望着在寒冷的大地上有那么一缕温暖的阳光。画面既压抑又畅快，既明亮又忧伤……

我想：此时此刻，北方的阳光和南方的阳光有什么不同之处？北方应是：冰河未放东风缓，雪岭还催落日斜……

2017年、2018年油画界接连走了赵开坤老师和郑艺老师，再加上之前的忻东旺老师，他们都是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对我来说，又有特别的伤感，赵开坤老师不熟，但他的画我很喜欢，郑艺老师和忻东旺老师都是我的授业恩师，受益良多。

忻老师和郑老师是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人，不论绘画和行事作风，就像泾河和渭河的水，泾渭分明：忻老师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交际，饮食清淡，画风泼辣，大胆变形，更喜欢用线来表现；郑老师看似作风粗犷，喜欢喝酒、喜欢热闹，大鱼大肉，但画风细腻、写实……

郑老师是东北人，长得粗壮敦实、面色黝黑、光头闪亮、一口浓重的东北腔调，言辞豪爽幽默、不加修饰。在同学眼中最没有老师架子，和我们进修班同学称兄道弟，如果拉着他照相，肯定是搭着你的肩膀。他的友情像阳光总是纯纯的，没有一丝杂质。他最看不惯人家“装”，说“有的人太会‘装’了，假假咕咕还得瑟，真让人闹心。”

郑老师的好客是出了名的，美院旁边的东北菜馆里我们是常客，他来时都喜欢整几盅白酒，喜欢直接干，一口一杯下肚，还霸着柜台结账，边掏钱边嚷嚷：“都别抢啊，今天我埋单。”

他不喜欢某些上海人的待客之道，他

说：“我的一位东北朋友受人之托，带着礼物从哈尔滨到上海，那费劲啊，吭哧瘪肚地从机场扛来，电话打了十多个，才把礼物交给上海的朋友，哪知道人家连家门也不让进，在门口接过礼物道声‘依辛苦了’就关门说‘再唯（会）’，让他的那位东北朋友半天没反应过来，这心哇凉哇凉的，郁闷了好几天，如果是在东北，该如何……如何……”我们听了都掩口而笑。如有人辩说东北人也有小气鬼之类话，他立即反驳你，大有“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架势……

有次师生联欢会，大伙又喝酒又唱歌，折腾了半夜，他又喝多了，靠着我们班长的大腿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班长怕惊醒他一直不敢抽大腿，最后还是我们把他送回了家……第二天他说酒不能多喝，但一端酒杯又忘了……

郑艺老师成名较早，同学们对他那幅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的作品《北方》很好奇，问他：“画面上这么多只羊，每只羊画得都这么生动逼真，就像从画中走下来似的，你是这么画出来的？”他只是谦虚地摆摆手说：“不难，从最主要的第一只羊开始，按排好位置，往深入地死画，第一只画好了，第二只、第三只就不难了。”

有次唠嗑时，他说自己十年前由单位选派来清华进修，晚上和同学喝酒唱歌，嬉闹玩耍，不管多迟，第二天铁定五点起床，去清华园写生。每天记录下清华园不同的清晨——景物的变化，清华园荷花池的荷花从盛到衰……一天、两天一直到三个月……量的积累产生了质的飞跃，临结业的时候精选三十幅油画作品，在清华园办了个展，并出了书，画展那天，同学们惊讶地说：“你每天和我们玩耍、上课，哪有时间画了这么多画？”……郑老师说话时狡黠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也翻看了他在清华园写生的画册，画不大，每张都很精美。足见郑老师的勤奋和用心。



他反对跟潮流，反对当下五花八门的赶时髦画风；崇拜米勒、库尔贝这些写实大师。他创作的作品主要表现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民，他画的农民和忻东旺老师画的农民有很大的不同，忻老师笔下以人文关怀描绘进城农民的精神状态，凸显农民进城后的不适和无奈彷徨……

郑老师笔下的东北农民，是对新世纪充满感受、希望和企盼的农民，他们是有血有肉、有精神追求和有尊严的人……在蔚蓝涂就的天空下，杂草丛生的泥墙边，着大衣的农村青年以木讷的表情思考人生；或穿着汗衫的中年大叔拿着扒锄当乐器放声高歌。画面营造出明快的视觉体验，在生命与自然的人生感喟中，将希望与轻松付诸于笔端……

“我对北方乡土十分热爱与关注，这块近乎无边的黑土地上，居住着我的亲朋好友，我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郑艺对北方的黑土地充满炽烈的情感，并将这种特殊情感倾注到作品中。

郑老师的人格魅力就像他画中黑土地上的阳光，浓烈但不刺眼，让仍感到强烈的亲和力。

2012年我在人民大学展厅举办个人油画展时，离开清华美院已两年多了。我邀请他参加开幕式时，他很爽快地答应还回绝了我让同学开车接他。他说：“很近，公交没几站就到。”他早就来了，一个人在展厅里观展。我还在外面忙碌不知道他已来，负责接待的同学也不认识他，只以为是普通观众，直到人民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徐唯辛来了，才认出他，同学们赶紧给他戴上贵宾花。那次画展上他对我的画给予了肯定，并说了好多鼓励的话，结束时又说美院里有事找他，饭也没吃就匆匆走了……

这次走后我们没再见面，只是电话联系，我也是在网络上得知消息，他在因公出差途中突发疾病去世，他的早逝也许和他过度的劳累有关，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猝然消逝于这个世界上，如流星燃烧最辉煌的片刻划过这个星球。

虽然郑艺老师的离去让人伤感，但留下来的作品却也抚慰了世人的遗憾。也许是他太累了，他太想歇息了……那画中的东北黑土地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有直面人心的原生状态，有深沉、浓郁的黑土地气息，更有他熟悉的阳光味道……